

T H E C O M I N G O F

纸张、活字、机器与“神的艺术”

T H E B O O K

书籍的历史

从 手 抄 本 到 印 刷 书

[法]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 著 和灿欣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博

THE COMING OF
THE BOOK

书籍的历史

从手抄本到印刷书

[法] 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 亨利-让·马丁 (Henri-Jean Martin) 著
和灿欣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籍的历史 / (法) 吕西安·费弗尔, (法) 亨利-让·
马丁著; 和灿欣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8

ISBN 978-7-5057-4756-2

I. ①书… II. ①吕… ②亨… ③和… III. ①图书史
— 西方国家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08325号

©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58, 1971 et 1999

书名	书籍的历史
作者	[法] 吕西安·费弗尔 亨利-让·马丁
译者	和灿欣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14.5印张 310千字
版次	2019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756-2
定价	9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78009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9799930-601

或许，从没有一个主题被这么多人或偶然或有意地研究过；
然而，也从没有一个主题如此不为人知。

普洛斯佩尔·马尔尚（Prosper Marchand）

《印刷术的历史》，1740，序言

作者序

亨利 - 让·马丁

1953年，吕西安·费弗尔邀请我撰写此书，并交给我一份书籍纲要和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大家在后文中会看到。当时，我们说好，我将初稿交给他，由他进行扩展和补充。1954年10月，我寄出了第一、二、四章以及第五章前两节的手稿。头几章的内容，他还有精力审校和调整。1956年1月，当我交了第三章、第五章的结尾以及第六章和第七章，他已只能浏览一下，并口头表达对内容的肯定，以及他的意见和建议。他有将整本书重新过一遍的计划。但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只能自己完成第二个任务。他遗憾离世，我只能在没有他宝贵意见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最后一章的撰写工作。所以，我几乎是此书唯一的负责人。但是，此书由他设计，经他启发而写成，因此，我想将吕西安·费弗尔的名字放在作品最前面。对我来说，这是把此书献给他，并向他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

1957年10月

图书规划者序

吕西安·费弗尔

1450年前后的西方，几乎到处都能够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手抄书”，尤其在北方各国。从外表上看，它们与传统手抄本并无大异，但是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些手抄本是用活字和印刷机压印在纸上，有时则是印在稀有的薄薄的上等羔皮纸上。印制流程非常简单，不过还是让人心里惊叹，充满好奇。其实，此新型书籍的诞生将在社会习俗，还有当时重要读者群（无论他们是修道士还是在俗教徒）的脑力劳动环境两个方面带来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这里我们不用“革命”这个词）超越了它们的发源领域，其影响力扩散到了世界范围。研究这些变化的因果，展示书籍如何以及为何能够完成手抄本没有完成也无法完成的事情，并详细分析其原因，这就是编撰本书的目的。如果丛书主编还没有给这本书起这个因朴实而出色的名字“书籍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叫它“服务于历史的书籍”，这毫无故作风雅之意。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不要把此书想成另外一种样子去评判。本书的目的不是写，或者重写印刷术的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那本在法国使用多年的基本图书作为参考：也就是说，本书意不在重做莫尔泰

(Mortet)^①做过的课题。

当然，撰写本书的前提是，本书作者熟知我们今天业内所能梳理出来的书籍的历史，了解学者们在莫尔泰的作品出版之后完成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工作和成果并不一定可靠，尤其是当它们涉及能够了解的详细信息极少的书籍现世之初，即对我们来说晦暗不明的阶段时，它们显得还很不充分。当然，本书并没有对我们口中的“印刷术的出现”进行长篇叙述，也没有重新对某些主题进行没完没了的辩论，比如：某个国家相对于某个国家更有优势，某个印刷师的贡献比某个同行的贡献更大，印刷术发明者的称号应给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某本留存至今的、初有印刷术时就出现的书由这个人写而不是那个人写的，等等。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已经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书能够助他们了解相关的最新研究动态。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往这些书里再添一本。

书籍，是西方社会的新来者。它的发展历程始于15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诸多基于不同原理的发明问世使其地位受到了威胁，我们并不确定它能否继续发挥其功用。不过，书籍究竟满足了什么需求、完成了什么任务、服务或者阻碍了什么事业呢？它诞生在一个充满了创造和变革的时代，所有可能持久的文明都要经历几个这样的时代。书籍问世前，火药和便携式火武器的发明使世界地动山摇（自15世纪开始，人们便热衷于使用此两种武器，将别人的习俗对立於自己的文化）；书籍，问世于托勒密（Ptolémée）所认知的世界（仍然与圣·托马斯·达奎因（saint Thomas d'Aquin）所认知的世界相差无几）被扩展前的几十年，也早于那一系列从1492年开始，让欧洲人

① 此人写了《印刷术的起源与开始》一书。——译注

获得多个未知大陆的多片广袤土地的航海大探险。总之，在书籍开始发挥其影响力之后，一个新的视界才逐渐成形，此视界将使西方能够在至少五百年间获取自己想要的发展空间；也是在书籍开始服务于人类之后，“地心说”才第一次受到质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个懂天文的议事司铎通过一系列计算，第一次对地球“大不敬”，而这样的“失宠”，我们的地球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还会经历多次。这样，书籍成为各大强有力变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注意，不要以为这些变革发生于同一天，也不要认为在一瞬间就能够将撼天动地的效果并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所有这些变革铺展在眼前，又如何理解书籍带给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之人的改变？毕竟，书籍本身在其中的各个方面，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定义书籍角色的关键，在于说明印刷术如何以及为何大不同于一个实用、简单、灵巧的科技成就，为何其发明并不是对西方文明来说所能拥有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即书籍的一次优化。而书籍，它将把代表西方文明的哲人学者们的思想聚于一处，使研究者个人思考效率最大化，且能够将某位学者的思考所得马上传播给其他同行；它用对每个人都方便的方式，不拖延、不费力、不花钱地把最伟大卓绝的思想永久地聚合在一起，历史学家米什莱（Michelet）也曾对此赞不绝口；它使这个“大思想家齐聚的会议”的活力增强百倍，让它有全新的一致性，并由此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渗透能力和扩散能力；它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思想传播到所有能够克服语言文字障碍，接受新思想的地方去；此外，书籍，它还在思想者身上，并由此在超越思想者小圈子的地方，在所有“用思想工作思考的人”那里创造了新的脑力劳动习惯。简而言之，书籍是了解世界、控制世界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而展现说明其方方面面，即是本书的目的所在。我希望，这也是

本书的新意所在。

* * *

跟所有时候一样，一个先决性的问题需要首先提出：本书内容范围和章节划分问题。

我们知道，绝不能根据似是而非的时间标志进行章节划分，这是幼稚的。此种划分方式能让中学里十四岁的乖学生高兴，从而也能方便他们的老师向他们发问：“中世纪在哪年哪月哪日结束？”简而言之，在中世纪一词的发明者心中，这一历史阶段何时开始何时结束，这种抽象的东西，除了便于学校教学，别无新意。因此，为了不在类似的争论上浪费时间，我们在此直接说明，本书中，我们将研究书籍在其出现之后头三百年间的文化行为和影响。此处的三百年，从15世纪中叶开始，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结束。简而言之，就是两次社会氛围变化之间的阶段。

开始之处是个动荡的阶段：精神、经济和社会动荡。它们将年复一年地在欧洲人的思想、心灵、行为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米什莱给这个阶段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重生^①。取重生这个名字的初衷并不是想往那些望而生畏的拟人化概念中新添一个。这些抽象概念充斥于科学领域，盘踞在劳而无功的、应该是由新问题引起的思想论战中。因此，开始之时的重生，是米什莱眼中广泛的人文意义上的重生。

到达之处，是另一个动荡的阶段，政治革命将此阶段里社会各方面的动荡凸显在所有人的眼前，而此阶段，因其处在经济社会大转变的背景下，也催生了精神方面的艺术文学之革命，后者被称为“浪漫主义”，它将在世界范围内播下新思想新感情的种子。与此同时，我

① 在法语中，“renaissance”一词原意“重生”，这里指“文艺复兴”。——译注

们不要忘记，人们在此时重新变得敏锐敏感，这一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基督教宗教感情的巨大推动力，以及对情感满足充满激情的追寻。后者跟社会改革的迅猛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此期间，大工业正在人们开始称为“无产阶级”的人群里，孕育一种勇于行动，能表达诉求的阶级意识。

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精英社会在大众社会面前逐渐谢幕。于是，印刷术也面临着新的深刻的转变。新的需求、新的客户群体出现，机械化也就代替了古老的手工操作。这也是手工劳动者与机械师、手工作坊与工厂化生产之间的对立。与此同时，一系列发明也参与进来，这大大增加了所谓“印刷术的颠覆性”。机器缓慢却强有力地引入慢慢成形的图书产业中，印刷机也在寻找并发现非肌肉动力的来源。1803年到1814年间，科尼格（Koenig）先后发明了三种类型的机器：平板印刷机、停辊式印刷机和二回转印刷机，这预示着现代印刷设备的出现。不过，早在1791年，英国人迈克尔森（Nicholson）就提出了蒸汽印刷和墨辊原理的设想。所有这一切，将在越来越大的比例上加速印刷品的生产；所有这一切，是报纸取得胜利的前期准备，也是其获得成功的原因。作为一个新来者，报纸象征着印刷术对19世纪初和20世纪之人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源于一场场规模罕见的社会变革，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些变革的发生和发展。

我们在上文定义的两个术语，即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之间，有三百八十年或四百年的时间间隔。如果对这段时间进行切分，我们当以何为据？

* * *

如果要写印刷术问世之初几百年的历史，显然，我们应在技术进

步方面寻找历史阶段切分依据。不过，我也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因为在 1787 年，弗朗索瓦·昂布瓦兹-迪多（François I Ambroise-Didot）梦想着能够拧个螺丝就完成整张纸的印刷（这也是先辈们曾经努力过的事情），而当时人们惯常使用的印刷方法沿用已久，即便古腾堡重生，并了解了对路易十六开始其统治之时的印刷术，也会认为其与自己生前所用的方法大同小异。但是，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技术史，而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当时，欧洲社会在本质上仍是贵族社会，它长期“满足于”并且将继续“满足于”将教育和文化只赋予某些社会阶层：即贵族阶层，我们还是使用这个上文用过的词，虽然它模棱两可，含义暧昧。它指的是人数相对有限的精英群体——能进入这个群体的，有血统贵族、金钱贵族、公共影响力贵族和知识贵族。这里涉及的，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思想传播方式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何种程度上，书籍巩固了这些人的统治，方便了他们的行动？书籍如何为他们挽救了他们的祖先在 11 世纪到 15 世纪间积累的宗教、伦理、文学财富中的一部分，并保证古腾堡同代人与三个古文化，即希腊文化、拉丁语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传统的延续性？反之，在何种程度上，书籍成了有效宣传时而在文艺复兴旗帜下，时而在人文主义旗帜下的各种新思想的工具？出版物如何服务于各派宗教？不用谈其他，首先是天主教，以及一个或者多个新教教派，当然还有其他派系的宗教。同时，它们又如何服务于无信仰者：首先是不信教者，然后是自然神论者，接着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书籍如何助他们攻击、启示宗教？此外，它们卖力宣传何种文学形式？又负责打击何种文学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在拉丁语与世俗语的漫长对抗中，它帮助了拉丁语，或在世俗语与拉丁语的抗争中，服务了世俗语？我不再继续。在我们放在首位的社会结构层面上，一本

这样的书，其章节划分依据只能基于它所提出的并想帮助读者解决的问题。

撰写这本书，像是奔赴一段没有向导的旅程，迄今为止，没有人告诉我们可能遇到的危险，以及被期待的结果。启程之前，有些话必须简单说一下：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读者在读完此书后，能够将其留下，而不是扔掉，同时确信书中有真实的数据统计结果和探索性的研究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前人搜集这样的数据，而此类研究的成果，也还没有人评估。

引言（手抄本）*

本书写的是印刷书的出现及发展，在开头，似乎必须简单回顾一下手抄本在西方社会的情况。毕竟，在这么多个世纪中，它是通过纸张传播思想的唯一工具。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介绍手抄本及其外观的历史，因为那需要至少一整本书的篇幅。我们的目标仅仅是用这几页文字，说明从 13 世纪中叶到 15 世纪的这段时间中，面对日益增长的书籍需求量，手抄本的生产在西方如何组织，并指出当印刷术来做接力棒之时，手抄本负责满足何种社会需求。

* * *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习惯于将手抄本在西欧的发展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即“修道院阶段”和“世俗阶段”。所有对这些问题不太感兴趣或很感兴趣的人所用的、所熟悉的都是这两个词。这两个修饰词的选择并无争议，虽然它们缺乏精确性，但是恰当合理，表达了无须讨论的现实。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 12 世纪这七个世纪的时间里，以修道院为主力，其他宗教机构为辅助，它们几乎垄断了书籍文化和书籍生产。此后，从 12 世纪末开始，此现象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大学的创办和在俗教徒教育的发展体现了精神和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一

* 此引言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馆馆员马尔赛尔·托马斯（Marcel Thomas）先生撰写。

个新的有产阶层形成，这一切对书籍的内容设计、写作、抄录和传播的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篇简短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将完全把所谓的“修道院阶段”放在一旁。新出的几本著作已经对这个阶段做了详尽透彻的研究，它们已真正囊括了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全部知识。我们撰写此部分的目的是说明（在资料允许的程度，因为此问题的好几个方面仍被包裹在某种神秘感中），从18世纪开始，新的职业结构如何满足不断增大的客户群体对书籍的新需求。

* * *

虽然建一个完整精确的书籍印刷生产中心名录，对某个特定的时代，某个特定的地区的书籍生产做量化描写，在今天仍然是不可能之事，但用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回顾13、14、15三个世纪间书籍的制作和传播条件还是有可能的。此外，在这里，即使用非常粗略的方式，我们也并不打算按年代概括手抄本的演变过程，我们只想说明，当最初一批印刷技术研究者将他们的技术成果提供给书籍生产者使用的时候，手抄本的生产 and 传播已经逐渐走到了怎样的状态。

如果只谈材料技术，不谈书籍的外观和装饰，相对于之前几个世纪，手抄本在其“世俗”阶段的变化比较小。不过，我们需要提及一个深刻影响了书籍的制作和价格的改革：即纸张的出现。纸张肯定不会完全代替羊皮纸，相反，它会弥补其不足，并在某些时候接替它。比如，当羊皮纸用于生产豪华版、精装版的书籍时，纸张则把更便宜（虽然最初的价格差距并无我们有时想的那么大）、量产程度更高的书籍引入市场。

下文中，我们将按年代简单回顾纸张征服西欧的过程；此外，我们也会探析纸张的出现和造纸业的发展如何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说

到手抄本，相比羊皮纸，纸张的优势只有两个：更低的价格，以及理论上无限量生产的可能。纸张更加脆弱，表面更加粗糙（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只是中世纪的纸），孔隙更大，吸墨性更强，对插画师所用颜料的适应能力没有羊皮纸好。当然，纸张还有重量轻的优点，但是差距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因为在13世纪，人们已经能够生产极软极薄，甚至比当时的纸张还要薄的羊皮纸。关于书的体积，经羊皮纸制造商和抄录者的双重努力，书的厚度大大改善，大量小本《圣经》还没有两本书，比如两本勒美斯特尔·德·塞西（Lemaistre de Sacy）现代译本摞在一起厚。要了解这些细节，的确需要有经验的、锐利的眼睛。但是，相比非常著名的第一批印刷版《圣经》，小版《圣经》的体积更小，阅读起来也更方便，这一点无可争议。不过，可便携《圣经》版本的出现，要等印刷术发展到16世纪。

我们刚刚说过，纸张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更低廉的价格和丰富的市场供应，后一点在15世纪尤其突出。然而，要对纸张和羊皮纸做具体细致的比较却不容易。其实，我们手中有许多手抄本，书里记录了羊皮纸当时的价格以及一些账目，主要是皇家账目，里边有购买羊皮纸和纸张的记录。但不幸的是，账目中使用的词汇并未精确定义。购买羊皮纸的单位一般是“捆”（一般是大半张整皮），或者是“打”，也可以是“件”，或者“本”（就是说已经切割并折叠成六张一本或八张一本）。账目中的购买单位为“本”时，很明显，我们无法知道所用羊皮纸的尺寸和书页数量，因此，从这些信息中我们什么也总结不出来。

14世纪末，巴黎的皮子价格大约在12德尼尔到20德尼尔^①之间。

① 旧时法国辅币，价值为“苏”的十二分之一。——译注

一张皮的大小约为 0.5 平方米。所以，要制作一本由 150 张长 24 厘米、宽 16 厘米^①的书页组成的书，需要 10 到 12 张皮，而这样一本书的未加工原材料的总价在 10 苏到 20 苏之间。此外，还要加上每张皮 4—6 德尼尔的加工费用，用来去除残留的毛和其他杂质，使其适于书写。当然，这些数据只用来参考，具体价格还会根据皮的质量、市场上在售的皮子数量，以及售卖地点几个因素发生很大的变动。在巴黎，郎第（Lendit）集市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皮子交易中心。

有个人们曾经重复传说过很多次的说法：仅抄录一本大尺寸的书，就要大量宰杀山羊和小牛，以取其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只需进行简单的算术计算即可推翻这些无稽之谈。让人惊讶的是，一些较新的、学术性很强的著作仍在重复这些古老的错误。比如，汤普森（Thompson）举了个例子，即英国的克莱尔（Clare）女伯爵于 1342 年向抄书匠订购一本《沙漠圣父传》时下的订单，按此订单，制作一本这样的书要用至少 1000 张皮，按当时每张皮 2 英国德尼尔的通用价格算，买皮子的钱就将升至 6 英镑，金额非常之大。其实，只需观察一本《沙漠圣父传》的手抄本，拉丁语版或者法语的各个版本都可以，我们就可以发现，每页分两栏写，整本文本大约能写满 150 到 160 张 25 厘米 × 16 厘米的书页，也就是总共需要 6 平方米的皮子，顶多一打就够了。

大约在同一时代，国库账目中有纸张价格记录，小版纸张（其面积很可能为 50 厘米 × 30 厘米）每 25 张的价格为 2 苏 6 德尼尔，也就是说一个半德尼尔可以买到一张 0.15 平方米的纸。然而，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顶多 24—26 德尼尔（已包括修整去毛的费用）就可以

^①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常见平均尺寸。

买到 0.5—0.6 平方米的皮子。的确，差别相当大，但是还没有大到我们有时以为的程度。其实，一直到 15 世纪，纸张似乎一直都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优势，或者，可能是市场供应量还没有大到可以取代羊皮纸的地步。

然而，羊皮纸的供应量是否丰富？在法国，包括英国也是如此，从 14 世纪下半叶到 15 世纪上半叶，羊皮纸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然而同期书籍的生产量却大幅增长，这似乎证明羊皮纸并没有因此成为稀缺物品。值得研究的，是同时期牲畜的存栏量，尤其是羊的存栏量是否有大量增长。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三个世纪之后，羊皮纸已只用于抄录法律文件和各种工业生产，但是在法国，它的年销售量仍然超过了 10 万捆^①。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离开纸张，印刷术一样能够发展。就算所有的羊皮纸都可以轻松用于印刷，即便是小开本，要印一版书，即便数量很小，也需要几百张皮子。如果是更大尺寸的书，需要的可能就是几千张皮子了。从同样的数据出发，奥洛斯·儒贝尔（Aloys Ruppel）得出了以下结果：古腾堡羊皮纸《圣经》的每一卷有 340 张书页，每张书页长 62 厘米，宽 42 厘米，每印制一卷需要 170 张皮子。大约 30 卷印刷的《圣经》就需要 5000 张皮子。而要印个 100 来卷，则需要 15000 张皮子。如果这样算，15 世纪到 16 世纪，人们用上等羔皮印了这么多的豪华版《圣经》，那么皮子的用量真是多到让我们惊叹。当然，那个时候印的一般都是尺寸非常小的时祷书。

* * *

跟先前几个世纪一样，甚至在所谓的世俗阶段也一样，僧侣们一

① 当时以每捆 40 张皮计。